

# 香港的「廁所革命」

姚榮銓 姚 姚



二百多個公共廁所。

「廁所革命」早有所聞，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出的一個響亮口號，旨在減少兒童死亡，進而重視人類衛生問題、生活改善，是個不折不扣的善舉。有人統計過，每年未滿五歲的兒童因為沒有廁所導致生活環境差、容易過到傳染病而死亡的人數達到一百五十萬之多，數量大於患瘧疾、愛滋病致死之總和呢。這與經濟落後國家不發達有關係，也與不講衛生不講文明有關聯，一般是認為此「革命」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似乎發達國家，是並不需要「廁所革命」的。

日本是公認的發達國家，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因觀光點無公廁，影響了他們「無煙工業」的發展，旅遊業產生了「瓶頸」，所以日本成立了「公廁協會」，自覺奮起「廁所革命」。筆者前不久去東洋旅遊，發覺每到一個旅遊點，都有一種便利店供應飲料點心和旅途所需日用品，同時設有清潔衛生的免費公廁服務，設備良好，考慮周全，還有類似飛機上廁所裏給嬰兒換尿布的工具。回港後讀到一條啼笑皆非的新聞，內地一對明星伉儷帶了寶貝小因旅遊自由，可是，如廁排長隊，因無換嬰兒尿布的設備而弄得他佻狼狽不堪，竟然呼籲國際大都市香港，也須像內地認真地來番「廁所革命」。

發展中國家中，印度和中國都是文明古國，印度公元前三千年就有沖水的非常講究的廁所，但是現在在二十一世紀了許多家庭依舊沒有簡陋廁所，社會上隨地大小便相當普遍。為此該國總理知道該搞「廁所革命」

，可是真做起来談何容易。我國古有「井澗（讀音：hùn，通「混」）」，也許與豬圈搭上界，漢語之「冢」字組成的部首下面有「冢」嘛。有個說法，廁所是起於秦漢，盛於唐宋。漢代廁所已講究通風，宋時汴梁的公廁有專人管了，《清明上河圖》裏未知畫上過公廁沒有？筆者從掌故書中得知廁所裏之考究便器，有類如今之抽水馬桶有閘門，但用鳥之羽毛所做，巧妙地一開一閉能起到隔絕糞便臭氣作用。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重視衛生，關心群眾生活，對於建公廁城市裏相當普遍，農村自提出奔小康也開始講「幾有」，上有牆有頂有門窗，下有沼氣池，不小於二平方米，早廁又改爲水廁。當然比起當今蓋茨基金會啓動「馬桶重建計劃」，是不夠創新、科學以及節約省錢。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領導都非常重視「廁所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對於農村的「廁所革命」和以「廁所革命」促旅遊事業發展邁上新台階，都曾親自過問和多次批示，要求從小處着眼，從實處着手，發揚釘釘子精神，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積小勝爲大勝。這些指示精神，對於香港搞好「廁所革命」，無疑是有重要指導意義的。

不錯，香港有自己的特殊港情，應該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有所創新，有所探索。筆者以爲，比如香港茶樓酒肆，旅遊賓館，大型購物中心不是大都有設備較好和有專人服務的廁所嗎？是不是可以給本港居民和旅遊外客都做開大門，一視同仁，方便使用，甘於盡到一份社會責任！廁所的硬件固然重要，廁所的軟件服務更須一流。這方面特區政府是可以大有作爲，給力引導，發動群眾評比，再通過輿論，予以表揚「革命」得好的廁所，批評「革命」差勁的廁所嘛。

為此該國總理知道該搞「廁所革命」

# 粵劇藝術的南與北

陳劍梅



又發現南北之別。

小時聽到家人分析粵劇，常論什麼是南派，什麼是北派，一直感覺十分好奇。長大了之後，上英國文學課時，讀莎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又發現南北之別。南方的家庭與北方的家庭相爭對壘，甚至發生暴力衝突。生活文化既然有南北之別，藝術文化亦可以呈現南北之別。不過，近年粵劇已經偏離傳統的南派風格，充斥着京劇各種的元素。正當現在還有前輩能傳授南派藝術，我們最好學習並且回顧一下：從前粵劇的路上，一直都是南派的足跡。

過去關於粵劇形成的論著十分豐厚，有從聲腔切入尋找粵劇的根源；從會館的成立及碑記推算粵劇的根源；亦有從本地班的成立而作出推算。然而，論文少有談論藝術流派的形成。我自己主動思考幾個問題：爲什麼要知道粵劇從何而來呢？知道粵劇的過去，有助這門藝術的發展嗎？追本溯源，不難發現當代粵劇行當藝術中，各種知名的做派如薛、馬、桂、白、廖等，無不出於南派的戲劇傳統。南派藝術乃是粵劇藝術的主要流派，其藝術理念貫注於戲班各行當之中。粵劇的手、眼、身、步、唱、做、念、打，以及戲台音樂和擊樂，無不涉獵南派的風格。

我採取跨劇種跨年代比對戲劇古本的方法，比較西秦戲與粵劇，兩個形式近似的古老劇種的古本，期望發現解讀歷史的新角兒，初步探索粵劇藝術的流派史。我關注戲劇本體的內容，例如表演程式、結構及風格。

南派藝術數百年來一直都是粵劇藝術的基石，演員在文場的一舉手一投足，武場的功架和身段，無不是台上台下的藝術結晶。史上還有「南撞北」的一派，是一種近代的新風格，約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漸漸得到廣泛應用。「南撞北」之法以南派藝術爲中心，融會貫通某些北派的元素，繼而把粵劇表演藝術昇華。其高妙之處，在於北派可以超越南派，而離不開南派。

# 「苦吟詩人」卞之琳

李 輝



這些老前輩

現代文壇上，卞之琳大概最有資格稱得上「苦吟詩人」。他頗有賈島遺風，斟酌詞句，苦思冥想，爲找到一個最合適的意象，他會達到「爲伊消得人憔悴」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以情寫詩，而是以「思」寫詩，以「理」入詩。他的《圓寶盒》與《魚化石》等詩歌，不是輕易就能理解透徹的。

一次，我翻閱三十年代沈從文編輯的《大公報》文學副刊，發現沈從文以「上官碧」的筆名寫的一首詩《卞之琳的浮腫》：

兩隻手撐定了尖下巴兒，／心裏頭畫着圈子：／「我再活個十年來，／或者我這時就應當死？」

說老實話有點兒倦，／唉，鐘，唉，風，唉一切聲音！／（且關上這一扇門，得一分靜。）／「天氣多好，我不要這好天氣。／我討厭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沈從文對卞之琳的性情有深切了解和透徹觀察。寥寥幾句，竟把那種苦吟詩語的神態，那種青年詩人的傷感與困惑，形象地勾畫出來。

卞之琳的詩自有他的意境。譬如那首人們熟知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戶／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爲一個副刊編輯，我曾編發過好多次他的文章，從《北京晚報》「五色土」到《人民日報》「大地」副刊。我對他的苦吟精神有直接感受。他對任何一篇文章都如同當年寫詩一樣，非常注意斟酌詞句，幾乎每篇文章在發表前，他都會不止一次地加以修改，有時甚至是大段大段的重寫。

記得他寄給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描寫他的住房屋頂長期漏水而欠修的煩惱。即便這種在他人筆下很容易寫得牢騷滿腹的文章，他也寫得極爲精緻、委婉。他起的篇名是《漏室鳴》，由此可見一斑。僅爲這樣一篇文章，他先後來過幾封信，從語氣到用詞，反覆修改，一個細微之處都不放過。我所接觸的作者中，類似的情況極其少見。

卞先生住在北京干面胡同社科院的一



「苦吟詩人」卞之琳

作者攝

幢大樓頂層，錢鍾書等名宿也曾在這裏居住過。收到他的《漏室鳴》文章，再請丁聰先生配一插圖，發表後，竟有很好效果。房管部門親自派人與我聯繫，然後一同去他家，上屋頂考察，再鋪上一層瀝青，總算解決了整個樓房漏雨難題。

卞先生的《漏室鳴》手稿我一直珍藏之，作爲最好紀念。他寫字工工整整，婉約纖柔，如他的詩句一般謹嚴。我曾拿去他的詩集《雕蟲紀歷》請他題籤。這是他一生詩歌作品的精選，本以爲他能題寫幾句創作體會之類的话，誰知謙恭而謹嚴的他，只寫了一句感謝：「謝謝熱忱賜閱，這是我對我的鼓勵與鞭策。」

一九八五年，一次拜訪卞先生歸來，我在筆記本上簡單寫下印象：「清瘦，精神，手微微顫抖，習慣右手做手勢。不照相時，他自如地靠在藤椅上，談笑風生，常常大笑起來。一當我拿起相機，他馬上坐直，雙肘放在寫字台上，說話也嚴肅一些。南方口音很重。」那一年，他七十五歲。

像他這樣性情和風格的人，格外反對人物傳記的虛構性，強調每一細節的真實、準確，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九八六年我的《蕭乾傳》出版後，他曾寫信談了他的看法。他寫道：

「《蕭乾傳》我還只大致翻閱了一下，覺得文筆生動，可讀性強。只是依我古板的看法，傳記文學雖也屬文學創作，與小說不一樣，容不得虛構，有所推想和假設是可以的，但必須兼幾句過門，交代一



▲丁聰為卞之琳《漏室鳴》配圖 作者供圖

下。蕭乾的記憶力真好，只是我不知道他提供的朱光潛與梁宗岱辯論的詳細內容是否有文字依據。……朱家大廳確確有文友敘談，並不以「沙龍」標榜。我有時也去。但你書中所說我有一次在那裏一些年輕人當中心先朗誦詩作，卻不符事實。我口音重，從不當眾朗誦什麼詩。我生平只偶爾在外國，因為外國人不易分辨出我說的是吳音普通話，不得已才大膽偶一爲之。……」

他的信對我是一種難得教誨，它使我從另外一個角度感受着他的嚴謹和認真，對我後來的傳記與歷史寫作，有了更高的要求。

# 泌尿問題與腎臟健康

泌尿外科專科醫生 林建文



榕和醫心

不時會有病人向我問到：「醫生，我是不是腎虧？有沒有補腎藥？」坊間上林林總總的中成藥產品，當中一些針對男士健康問題的保健產品通常都標榜能夠「補腎」、「護腎」，聲稱可以有效改善泌尿問題以及性功能障礙等常見泌尿科問題。久而久之，普羅大眾很多時就會將「腎臟」與男士健康問題連結，認爲出現相關毛病就是腎臟出現問題。

事實上，所謂「腎虧」、「腎虛」等都是屬於中醫的病症，患者並不一定代表腎臟出現問題。這是源於中醫與西醫對「腎」的理解有所不同。

根據個人對中醫有限的認知，中醫所謂的「腎」其實並不指身體某個單一器官，而是一個「氣」的概念，更像是身體中一個系統，關乎人體的生長、發育、生殖、衰老整個過程。

正因此，中醫會將所有與男士排尿、性功能有關的疾病都歸納爲「腎」出現問題。但是從西醫泌尿科的角度，腎是一個獨立的器官，最主要的功能純粹是用來製造小便。就算腎臟出現問題，很多時未必會直接影響到男士的排尿功能和性功能。當然如果病人的情況極端，去到腎臟已經壞掉的階段要每日洗腎，這時的性功能就一定很很差，並且可能會不能排尿。但是如果是一些早期腎臟功能轉差，基本上都不會影響病人的排尿以及性功能。

至於西醫有沒有「補腎藥」，這亦是中西醫學概念上的混淆。西醫當然沒有補腎藥，因爲西方醫學的概念是針對處理令病人身體狀況轉差的病因，而不是利用藥物去提升身體某部分的功能。

如果大家渴望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我相信不論中醫西醫都有共識：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就是最佳的補藥。

# 《流浪地球》帶來的希望

鍾 亦



自由談

隨著正月漸進尾聲，賀歲檔影片的成績也基本上塵埃落定了。如果非要在今年的內地賀歲檔影片中選出最成功的一部，我想，單從票房成績就可以知道大贏家非《流浪地球》莫屬了——自大年初一上映開始，《流浪地球》便收穫了許多讚譽，比如「打破了中國科幻電影的空白」之類。

從一九〇五年的《定軍山》開始，中國電影已經整整走過了一百一十四個年頭了，然而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上，科幻電影的缺席始終是個遺憾。如今，《流浪地球》作爲一部標準國產科幻片正式上映，這無疑是激動人心的。當然，我也知道它存在不足之處，也受到了不少影評人的質疑，但我相信，無論褒貶結果如何，《流浪地球》都注定要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屬於自己的一頁篇章。它的突破，是中國電影的突破，也更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突破，即便存在不足，那也是「摸着石頭過河」過程中值得肯定的一大進步。

其實，中國並非一直都沒有所謂的科幻電影，只是其中的大多都沒有走在世界工業化前端，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硬科幻」電影，而是偏向於「軟科幻」電影——比如《



《流浪地球》獲讚無數並將於本月二十八日在港上映 資料圖片

長江七號》等。雖說有着科幻元素，但這些電影都是科技爲表，現實爲裏，它們並沒有在科幻的類型上開拓多遠。

作爲華語「硬科幻」電影市場的破冰者，《流浪地球》改編自當代優秀作家劉慈欣的同名小說作品，但是在其基礎上做了大刀闊斧的改編。準確地說，整部電影基本只取了原著中「流浪地球」這一概念，影片的主

要人物與故事，都是全新的再創作。

「流浪地球」這一概念，來自於劉慈欣在原著裏描繪的一副未來圖景：當人類發現太陽在急速老化和膨脹之後，爲了避免被太陽吞噬，全人類不得不聯合起來，在地表建設大量的推進器，推動地球逃離太陽系。這場關乎全人類存亡的逃亡，被命名爲「流浪地球」計劃。

這樣一個典型的世界末日式的設定，任何一個科幻片影迷都不會陌生。只不過在過去各種荷里活科幻片裏，我們見到往往是人類走出地球，尋找另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類地行星，遷徙至一個新家園。而《流浪地球》的獨特之處正在於，它是一場背負着地球這個家園的流浪式遷徙，而背後是中國人對於土地的深深眷戀。

在大難當前的大背景下，影片的故事其實十分簡單，核心主線便是當地球在逃離太陽系的過程中「路過」木星時，會被木星巨大的引力所吸引，繼而引起毀滅性的碰撞。主人公劉啓（屈楚蕭飾）和他的宇航員父親（吳京飾），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天上，通過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努力，最終拯救地球。

《流浪地球》本質上是一部災難片，整部電影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片中的主人公在幾經努力與嘗試之後，不得不面對依然無力回天的挫敗和宿命感。這種西西弗斯式的悲劇感，在全人類的命運前，顯得嚴肅和莊重。因爲它超越了一個狹隘的民族和歷史觀

，它是被放在一個更加真實的宇宙觀當中加以考量與探討的。它讓我們意識到人類在宇宙中的渺小，繼而讓我們對宇宙心懷更多敬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部電影真的繼承了劉慈欣作品中的那種硬核科幻精神。

只有有了這個基礎，影片在製作上的種種優點，才有了真正的意義。

在視覺上，《流浪地球》可謂相當嚴肅地呈現了一個瀕臨大災的未來地球——深不見底的地底世界，旋轉的空間站，地球表面荒蕪冰冷的冰雪世界，巨大厚重的運輸車，以及被冰封的國貿CBD和外灘陸家嘴等等。這些巨細無遺的場景和道具，以現在呈現出的效果而言，《流浪地球》應該足以令大部分內地的觀眾欣慰和滿意，在邁步科幻的第一步時，這一步起碼踏得算是堅實和有力。但我們還不敢說這部電影已然盡善盡美，我們必須認清的一個現實是，在製作水準上，它也僅僅是向世界頂尖水準齊齊而已，而在故事的構建上，它也有許多值得商榷的瑕疵。

但這一次可能很多人都會願意包容這些瑕疵，就像去年我們包容《我不是藥神》裏的瑕疵一樣。因爲它們的出現都是爲中國電影事業的新發展帶來了希望，讓人想要包容瑕疵、爲其鼓掌的希望。